

在今年的非遗周上有一个很特殊的展:生生不息大运河——浙江省级大运河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区建设成果展。

2024年是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履约20周年、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为全面展示杭州市大运河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区建设成果,呈现大运河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该展以“大运河文化生态场景”为基调,通过图文、影像、实物、互动体验等形式,展示大运河非遗的文化生态,代表性非遗项目,非遗转化衍生产品,以及非遗与旅游、研学等优秀案例成果。

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它应用了大量的数字科技。当然,数字化拥抱非遗并非个例,而是一种潮流。

非遗数字化:又潮又传统

◎ 记者 王珏

如何拥抱数字化,让非遗焕发“年轻态”,不仅是许多传承人正在努力的事业,也是很多相关部门和企业积极探索的方向。

潮流

这几年,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致力于“以数字化赋能大运河非遗传承保护”。2023年,大运河数字文献馆、大运河数字影像馆、浙江省大运河紫檀博物馆相继投用,通过数字化技术、新媒体装置,让运河文化“活起来”“动起来”,呈现出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

这是很多非遗机构尝试的方向。

例如,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开展的“南京传统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虚拟展示”项目,以“ZHI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虚拟展示平台为基础,对南京传统手工艺非遗项目进行数字转化及虚拟展示,对绒花、金箔、云锦等三项非遗工艺进行深度文化梳理。

还有依文集团立足苗族刺绣传承人和国际设计师资源,搭建了“绣娘数据库”和“全球设计师空间”。并以此为基础,依文集团建立了拥有1600多名设计师、8000多个民族传统纹样的数据库,来自全球的设计师可以通过这个庞大的数据库,超越时空限制与绣娘实现“合作”。77岁的苗族刺绣传承人潘玉珍和她的绣品已经成为国际时尚舞台的常客,为传统刺绣与全球时尚产业的结合带来了新的可能。



升潮

非遗机构之下,是一批批非遗传承人的不断努力。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木版水印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杭州十竹斋艺术馆馆长魏立中首次尝试了木板水印数字产品拍卖。

“2022年3月初,文化圈的朋友第一次找过来,告诉我可以将作品做成数字藏品。和几家数字藏品公司商谈后,我签署了授权书,决定一试。半个月后,我发现,原来木板水印大有受众。”魏立中说,“非遗传承人首先要养活自己,这是非常现实的事。如何用手艺获得收益,积累一批消费者,对老一辈传承人而言很不容易。如今的数藏平台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传承人有好作品,平台有技术和运营人员,一个传承人可以把几十年积累的作品进行数字化包装,原件依然放在博物馆里,而数字藏品一经发售,数量就可能高达几万份。”

“通过数字藏品,人们能够随时随地、360度地‘拥有’一件非遗艺术品,甚至连其成型的过程也能一览无余,这种体验是站在博物馆的展示柜前不能获得的。比如,对于希望孩子了解传统文化的家长来说,无需亲自到访实地,打开手机就能与孩子一起欣赏一件3D非遗电子艺术品。传承文化遗产的首要步骤就是认识和了解,而数字藏品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高效形式。”魏立中说。

如何用古老的技艺来表现今天的美好生活,是魏立中正在思考的问题。“木板水印是一种印刷术,今天如果用它来印书,就不怎么合适了,但我们可以用它来创作符合当代年轻人审美的水印版画。保护遗产的目的不仅在于向后人展示前人的足迹,更在于为后人提供

灵感和参考,引导后人去思考未来的道路。”

还有在短视频平台走红的面塑作品:《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桀骜不驯的哪吒、“封神CP”殷寿与妲己、可爱的“冰墩墩”、帅酷的灌篮高手……这些作品都出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面人郎”第三代传承人郎佳子彧之手。

2023年初,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的资助下,郎佳子彧带领团队开始了“面人郎”的数字化探索。

2023年12月2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文化遗产法治论坛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跨学科对话”学术研讨会上,面人作品《司马光砸缸》的3D模型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众人面前:作品中的几个人物高度只有3厘米,但神态栩栩如生,奔跑的孩童身着红衣,衣服纹路清晰,辫子高高扬起,一脸慌张。

“《司马光砸缸》这个作品是我爷爷郎绍安在1930年,也就是他21岁时做的。这是我家现在保存的历史最久远的作品。作品大小与我们日常使用的纸杯差不多,四个人物都是在纸杯大小的空间里完成的。”

郎佳子彧介绍,面塑作品受限于材料的物理性质,很难长期保存,一些传统技法有失传危险。“现在我通过3D建模等方式,将作品进行数字化存储。只要数据在,老艺人的作品就能永远保存,还可以通过各种移动端分享给更多人欣赏。”

“数字化技术为非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方式,对非遗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具有深远影响和积极意义。作为传承人,我们要积极拥抱数字化技术。”郎佳子彧说。

观潮

华夏文化促进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会会长常月红认为,目前,我国非遗数字化工作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成效:提高了非遗的可及性和普及性,通过线上展览和数字博物馆等平台,让公众更容易接触和了解非遗;提升了非遗的保护和记录效率,精准记录和存储项目细节,防止知识和技艺的丢失;提供了非遗的创新途径,还帮助一些非遗项目开发了新的商业模式。

常月红建议,数字化过程中要重视保持非遗文化的原汁原味,防止过度商业化或失真。同时,要加强技术和资源的普及,确保各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能够获得必要的技术和资源支持,以实现非遗文化的有效数字化。

